

倉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的火宅之地 與信仰之心（上）

梁右典¹

一、前言

「宗教」是「文學」領域最爲特殊的一環，透過文學筆法，描述宗教的生命情懷與終極意義並非易事。宗教的嚴肅與莊嚴性格、文學的美感與浪漫筆法，如能有效結合自然吸引讀者注意。其中，倉田百三（一八九一—一九四三）《出家及其弟子》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部宗教文學。當代讀者對於《出家及其弟子》想必比較陌生，畢竟是一百年前日本流傳作品，但在現今看來仍有值得省思之處。二〇一三年毛丹青的中譯本，更拉近倉田百三與中文世界的距離。倉田百三則深受京都學派的西田幾多郎影響，帶有濃烈的哲學色彩。本文論述目的在於：這部宗教文學對於「火宅之地」與「信仰之心」的刻畫與反思。我們嘗試體會作者心境，以作品文字作爲討論基準。

話說從頭，本書扉頁介紹這部作品的傳播與影響：

本書初刊一九一七年創刊的雜誌《生命之河》。一九一八年於岩波書店發行單行本後，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強烈迴響；其他如新潮社，講談社等多家大型出版社也紛紛發行單行本，累積再版次數多達百次以上。（扉頁）

「再版次數多達百次以上」，可以明白本書受到歡迎程度。一部宗教文學著作能夠如此暢銷，書中內容實在令人好奇。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成長於日治大正、昭和時期，曾提及：「十六歲的時候阿嬤突然過世，我開始想人爲何會死，死了又如何，後來我讀到對我一生的影響最大的三本書，倉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就是其一」（扉頁）。李前總統遍覽群書，能夠影響他一生的書籍，本書也列在其中（三本之一），更增加我的好奇心。也在他的許多言論與著作中，不斷反覆提到這本書的重要性（李

登輝著，蕭志強譯：二〇〇四）。然而，目前中文學界對於《出家及其弟子》，似乎還停留在引介與認識的階段，而有待進一步論述。

關於作者倉田百三的介绍，書中扉頁是這樣敘述的：

倉田自幼病弱，但終其一生創作不輟。他二十二歲感染結核病，被迫輟學，直到四十歲仍無法擺脫病榻，所以文學作品幾乎都是在與疾病苦戰的情況下寫成。一個時時刻刻都受到死亡威脅的人來說，對於生命的理解極為深刻。

令人惋惜的是作者整個青春歲月都因疾病而被死亡氣息圍繞，創作時與「疾病」苦戰；也因為如此，本書是以宗教故事的題材呈現他的生命體會，內容表象是以「淨土真宗」逐步展演：

開創淨土真宗的日本佛教大師親鸞，早年因受誣陷，被判流放，在各地苦行巡禮。期間與一名武士的女兒生下了一個男孩，善鸞。並在某個下大雪的夜裡，因欲借宿與一個獵戶人家結了緣份。十五年後，親鸞大師帶領

弟子們建立起淨土真宗的威望。獵戶的兒子松若也出家修行改名「唯圓」，並跟隨、近身服侍親鸞，成為親鸞最親近的弟子。但親生兒子善鸞卻終日酒池肉林，不願接受信仰的救贖，被世俗認作放蕩兒。甚至透過善鸞的介绍，唯圓愛上了一名叫做「楓」的藝妓，讓原本平靜無波的寺院掀起了一場信仰與道德的風暴……（扉頁）

故事情節相對單純，人物有浪子、高僧、僧侶與藝妓，具有角色衝突的安排。酒池肉林的生活、僧侶與藝妓的愛情，涉乎「食色」兩大議題。書中可見「淨土真宗」是信仰之心的寄託，譯者毛丹青扼要說明：「倉田本人並非是一個佛教徒，他的另一部作品《青春氣息》的痕跡》證實了他對基督教的接受，所以，就某種意義上說，倉田是用基督教的思想情感，描寫出他筆下的佛教大師親鸞。」（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四）因此，文字「表象」是「淨土真宗」，實際則是基督教的情感與思想。學界也指出淨土真宗與基督宗教，在救贖方面相似的情形。（河智義邦二〇二〇：一一八）另一方面，日本「親鸞佛教中心」網站的書評（ブックレ

ビュー），則認為本書並非原本教義（本作品中の親鸞は、たしかに教義として「眞宗的」ではない），這是倉田百三的文學筆法與宗教哲學（內記洸：二〇一〇）。

依照本書敘述，不論表象或實際內容，如實逐步理解的進路應當還是可以被接受。回到文本本身，我認為書中表達的「世俗是火宅」，很能讓讀者認識作者對現實的深刻認識，或稱所處即是「火宅之地」。並且，又因為本書是宗教文學的創作，宗教救贖的功能在此也必須嚴正看待，得以戰勝一切醜陋與苦難，重點則在於「信仰之心」的萌發與堅持。

本文從以上所說「火宅之地」與「信仰之心」理解全書。表達方面，本書是以劇作形式呈現，分幕敘述很有劇場表演的效果，幕幕分明，不顯得脫泥帶水。每一幕的情節安排，都可以作為分析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收穫與啟發。

二、火宅之地的描述：終歸一死與地獄逃生的道路

〈序曲——終歸一死的人〉描述世間充滿破壞力量，人人終歸一死。透過「人」和「蒙面人」對話，可以明白「蒙面人」摧毀一切「人」自以為的種種珍寶——

包括征服的慾望、友情、戀愛、學問和親情，本是希望卻是陷入絕望。蒙面人說：「這完全是為了錘鍊那些摧毀不了的東西」（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十二），看似困境其實又有出路，「（站起來，仰望天空……）這恩惠似乎又確立了我的存在。我接受了它，就好像接受祝福一般。」（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十八）人冀求的最終落空，但是，得以生存的「恩惠」令人無法忽視，這就為「信仰之心」的地位提供存在的可能。

疾病苦痛是人人所厭惡的，在作者筆下，不直接書寫，而是從七情六慾、世俗價值著手，其實這也是人人不應過度追求的。蒙面人就像直指人心的批判者，說道：「姦淫把你生到這個世上。你卻在愛的名義下藏身。」（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十七）彰顯人在當中的無知，也充滿矛盾與愚昧。〈序曲〉最終提及「直到我的靈魂昇華」則是預設結局可能朝往良好方向進展，也隱約加強「世俗是火宅」的基本立場。

〈第一幕從地獄逃生的道路〉，出場人物如下：

日野左衛門 四十歲

阿兼（其妻子） 三十六歲

松若（其兒子。出家後，起名唯圓）十一歲

親鸞 六十一歲

慈圓（其弟子）

良寬（其弟子）

故事描述：親鸞及其二位弟子，大雪中蹣跚步行，欲借宿日野左衛門之家，卻遭受日野左衛門恥笑與刁難。

阿兼是一位明理好佛的婦人，松若則是頗具佛緣，作者說他「走到佛壇前站住不動，不可思議地看著佛像。然後坐下，雙手試著合掌拜佛。」（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二十二）至於日野左衛門則是以彰顯「火宅之地」的人物形象出現——「要嘛討飯，要嘛滿腔怒火地死去。然而我和死還沒緣，必須變得很強，但是我又心軟，所以得鍛鍊出強勁來。」（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二十八）意謂看透人生，又承認自己的優柔寡斷，非徹底改過不可。

邂逅親鸞及其二位弟子，某種程度上則是對其身處「火宅之地」的意涵強化；本來應如親鸞向日野左衛門所說的：「但你就沒有憐憫之心讓我們住一夜嗎？」（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三十五）「憐憫」是信仰之心的萌發，卻是身處火宅之地的日野無法想像的。可想而知，日野平常待人處世，即是以其入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因為「這世上就這麼兩種過日子的方法。要活就得吃，不和人爭又想吃，那只有當乞丐。」（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二十七）看透「火宅之地」的日野內心似乎沒有任何不安，放心接受自己的經驗判斷。

親鸞是「信仰之心」的代表，在此我們看到第一次與「火宅之地」概念的正面對決。特別的是，這並不顯得火藥味十足，反而有種設身處地、為其開悟的氛圍塑造。這就意謂「信仰之心」必須包括「火宅之地」，是全然接納的崇高精神。

所以，親鸞對日野的無禮不但不發怒，還說「我倒覺得他是一個個性很直、很純真的人。」（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三十九）日野雖是身處「火宅之地」，表現得仍然能夠被親鸞的思考方式同理，儘管日野的妻子仍舊無法認同，但終究也是日野自己的經驗歸納與思想統整。眼睛所見、耳朵所聞在在加深他對「火宅之地」的確認。然而，看不見、聽不到的，那稱之為信仰之心的意涵，自然被他排除在外，因無法憑著感官知覺而判斷，也就無由相信而投入。就此而言，這是親鸞稱日野「個性很直」、「很純真」的緣由，自然是合理陳述，設身處地為其著想，終於獲得日野的初步

信任。於是日野含淚向妻子阿兼說：「把他們叫回來，我一定要道歉。」（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五十）這就像瑪麗·道格拉斯在其《純淨與危厄》（*Purity and Danger*）提及人類社會所謂的一套法則與規範（Mary Douglas：一九八四）；借用這種說法，則是此法則與規範在親鸞心中卻是沒有存在的地位，因而對日野而言面對的則是一個全新世界觀的呼喚，不是一「純淨與汙穢」的截然二分，更不被歸為異類，這是造成日野感動含淚的原因所在。

至此我們才能明白第一幕「從地獄逃生的道路」的生動意涵：親鸞向日野說「這是業之所致，人犯罪都是被這種力量所強迫的」，包括親鸞也承認受到「業之所致」，把自己說成惡人，應不是客套之語。更說入日野心扉的是以下這句話：「積累一份善，竟然會增加十分惡。」（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五十八）能夠去「樂土」、可以從這「地獄」逃脫只有超越善惡，訴諸「愛」與「寬容」。如同他的弟子慈圓所說：「我們師父開闢的救濟大道，就是『他力』的信仰心。」（倉田百三著，毛丹青譯，二〇一三，五十九）

（未完待續）

註釋：

1. 臺灣嘉義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講師、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撰有〈論荀子思想的宗教性面向〉、〈認識我們的宗教：阿部正雄談佛教〉、〈從朴子配天宮宮誌的編纂論媽祖信仰的建構與認同〉、〈馬太福音關於「義」的內涵〉、〈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儒教與儒家宗教性的研究進路初探〉等等。學術專長為儒家宗教性議題、媽祖文化、宗教教義詮釋。

金門縣佛教會舉辦歲末點燈祈福

金門縣佛教會一月九日上午九時假社會福利館舉辦歲末祝福點燈祈福法會，由僧眾帶領參與活動的會友持誦經文，祈求平安。包括副縣長李增財、民政處處長蔡西湖、立法委員陳玉珍、縣議會副議長周子傑、議員王碧珍、議員李養生、金防部副政戰主任胡志偉、金湖鎮鎮長陳文顯、金沙鎮鎮長吳有家、金寧鄉鄉長楊忠俊、金城鎮鎮長李誠智、金城鎮代會主席陳天成、副主席蘇碧浩、蔡其雍等出席與會，在歲末之際點燈祈福，祝願金門島政通人和、島民平安喜樂。